

# 经典IP“封神”，神话焕新“红孩儿”

——原创融合亲子剧《封神之哪吒大战红孩儿》观礼

□潘悦

## 雨丝风片

亲子剧是孩子认识世界的一扇窗口，陪伴着孩子成长。近年来，亲子儿童市场明显回暖，越来越多的家长牵起孩子的小手，走进剧场，通过亲子剧共度欢乐时光。

南通艺术剧院审时度势，抓住市场契机，原创了融合亲子剧《封神之哪吒大战红孩儿》（以下简称《红孩儿》），在南通各地演出时，座无虚席，掌声雷动。《红孩儿》由国务院参事、中国话剧协会主席、戏剧学博士后蔺永钧编剧，陆益兵总导演、范晓萍执行导演。该剧融合话剧、戏曲和歌舞等多种表现形式，通过现代化的创意设计，赋予哪吒、红孩儿等经典神话角色新的生命力，旨在为中国孩子构建一个“英雄宇宙”，展现真、善、美和智慧的精神价值，这是一次新的探索与尝试。

在创作中，主创团队对剧本进行了

富有创新性的调整，以确保其内容既能吸引成人观众，又能博得孩子们的喜爱。在舞美上，整体舞台简约而不简单。在表演上，角色塑造可圈可点，在音乐选择上，创新性地融入戏曲元素，使用板鼓等打击乐器，使得剧目的节奏感得到明显增强。不仅符合儿童心理需求，在给孩子们带来快乐的同时，又满足了他们寓教于乐的诉求。

### 经典人物的现代化演绎

一部优秀的亲子剧要具备哪些特征？好的亲子剧需要具备良好的戏剧所需的一切要素，同时还要找到符合孩子心理特点和接受特点的表达方式。对主题的认识高度、艺术手法的娴熟运用和对儿童的深入了解三者缺一不可。好的亲子剧一定是孩子喜欢，大人也喜欢。孩子喜欢，说明作品贴合孩子的情感需求；大人喜欢，说明作品有深度和厚度。拒绝幼稚其实是孩子成长的内在需要。

《红孩儿》伴随耳熟能详的音乐，冰川之上，哪吒脚踏风火轮，手持乾坤圈，穿梭层层云雾，露出“庐山真面目”。“哪吒来了！”当次元壁被打破，舞台电子荧幕上的动画人物突然出现在面前，小观众们不禁发出惊呼，满心期待跟着英雄哪吒踏上一段奇幻之旅，为面向孩子的神话故事增添了深度。

《红孩儿》讲述了哪吒邂逅乔装垂钓的姜子牙，获赠法宝《太公兵法》，然而因为“疏忽”，兵书被顽劣的红孩儿偷走，哪吒一路追至火云洞，就此展开了一场奇趣横生、惊心动魄的冒险。全剧分为“夺书”“遭劫”“挑拨”“营救”“释嫌”五幕，采取双主角的设置，使观众从不同角度去感知故事全貌，从而更好地呈现人物身上真与善的本质。

为了让孩子们沉浸其中、乐在其中，增强情感共鸣，剧目在台词、人物造型、表演样式、舞美空间等方面作出新的探索。一方面保留了原著里的人物特征，另一方面尝试按照当代人的审美对演绎方式进行设计，包括运用了小朋友常说的流行语、简单的英语，拉近与孩子们的距离。

特别是导演手法有所创新，完美演绎神话故事，少不了特效的加持。这在

“封神”舞台同样可以实现。剧目利用纱幕、多媒体、灯光、音效等技术，营造激烈紧张、充满国风韵味的打斗场面，调动观众的感官。

### 戏曲表演的突破式创新

亲子剧的受众主要是儿童与家长，但首要是儿童。既然是给儿童看的，必然要符合儿童的欣赏习惯，与儿童观众的情感交流渠道要通畅，符合他们的欣赏兴趣，这样他们才有从中学到真善美的思想观念，受到潜移默化的教育。

在这个视觉为先、碎片化阅读、高科技环伺的时代，儿童的思想成熟度远超过成人的判断。他们更敏感、更迅速、更广阔。孩子是更严苛的观众，为儿童创作时，相较于为成人创作，需要更加细致地考虑各种观念的融入。《红孩儿》除了寻找高级审美的舞台表现手段，还调动了戏曲演员参与演出，舞台上，演员们全情投入，以生动自然的表演，展现出主角桀骜不驯、至性至纯的本性。

使用戏曲演员演绎亲子剧，最难的莫过于克服语言带来的违和感。演员们以前一直接触的是传统戏曲，带有特定的腔调，所以第一次用普通话演绎一整部剧，对他们是一次全新的挑战。戏曲演员为孩子带来了与其他题材神话截然不同的大胆呈现，更进一步激发了孩子们的想象力。当戏曲花旦演员头顶一撮毛，身穿红肚兜，手持火尖枪，化身“红孩儿”一出场，立即引起观众共鸣，舞台上下欢声雷动。

为了避免戏曲语言给儿童剧带来的违和感，演员们专注台词，特别对前、后鼻音字词进行仔细核查，念一段、录一段、听一段，如此反复。对于演员们来说，戏曲的独特性是限制，也是优势。当找到亲子剧更丰富、更广阔、更具想象力的表达方式，就会更有效地将真善美的种子种进孩子心里，并且生根发芽，长成参天大树。

### 艺术创作的市场化探索

还原经典故事，创新人物角色。在原著的基础上，主创团队结合当代审美，精准市场定位，创新编排设计，这是亲子剧《红孩儿》的市场化

探索。

亲子剧市场蕴藏着巨大潜力，面临国外引进剧目、经典童话故事、动漫IP等类别儿童剧的强势冲击，原创剧目如何突出重围，获得市场认可？从市场角度分析，整体上，亲子剧每年从演出的数量到演出的剧目都在增加，但原创剧目的创作难度、演出难度都在增大。首先，写出一个既优质又能让孩子喜欢的剧存在一定难度；其次，原创剧目想请到知名的导演、演员，付出的成本比知名的IP更高，原创剧成本高。在投身艺术创作过程中，南通艺术剧院主创团队以实际行动，对外展示了亲子儿童剧不仅可以面向儿童、面向亲子，还应该联动更多群体，最大限度地体现、延伸一部剧本身的价值。

演员们往往从一个细节、一个时刻、一个人物、一段人生中开始构思，然而走到某种时刻，为增加趣味性和互动感，《红孩儿》还增加了全新趣味互动，设计了诸多观众可以参与的趣味互动环节，演出前，南通艺术剧院创编营销中心积极策划、组织开展“哪吒邀您来赏月”传统戏剧文化活动、《红孩儿》卡通IP形象征集等系列剧目相关活动，都收获了不错的社会反响。

演出结束后，《红孩儿》首演座谈会随即召开。与会专家学者、领导纷纷对该剧的成功首演给予了赞赏与肯定。孩子们更是给出了最高评价：爱看，以后还要来看！

儿童剧不是孩子手中的塑料玩具，它承载着几代人的文化记忆。而在这些宝贵的印象中，富于个性的尝试和表达会存留下来，推动着亲子儿童剧不断向前发展，等到儿童成长为成年人，他们会带着自己的孩子反哺剧场。

同时，这是南通艺术剧院同全国十大院团联动打造的十部“封神”系列舞台作品之一，他们也将继续努力，将更多优秀的剧目搬上舞台，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。



## 濠滨射虎

## 南通迷人作品评析 (六十四)

“便不得不反对孔教、礼法、贞节、旧伦理、旧政治。”（二战人物连称谓）陈纳德先生

作者:秦晓春 评析:顾遐

谜面出自中共创始人陈独秀先生之《本志罪案之答辩书》一文,该文1919年1月发表于《新青年》杂志。陈独秀先生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,本文是反封建文化运动的战斗宣言。文中写道:“要拥护那德先生,便不得不反对孔教、礼法、贞节、旧伦理、旧政治。”德先生即指民主,英文为Democracy,音译成德莫克拉西,故而陈独秀称之为德先生,并把科学(Science,音译赛因斯)称为赛先生。正是在此文的影响下,1919年爆发了五四运动,热血青年高举“民主”和“科学”两大旗帜,向封建礼教以及封建专制思想猛烈开火,并取得了最终的胜利。

本谜扣合时采用承上法,“要拥护那德先生”,意即“陈独秀提出要接纳德先生”,谜底通过顿读别解,由“陈纳德/先生”转换为“陈/纳/德先生”。“陈纳德”中的“陈”别解成“陈独秀”或“陈述”,个人感觉别解为“陈独秀”更加精准一些。陈纳德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中国作战的美国志愿航空队(“飞虎队”)的指挥官,有“飞虎将军”之称。陈纳德率领美国飞虎队对日本战机予以痛击,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巨大贡献,在中国也家喻户晓。

作者谜面撷取成句,谜底巧用顿读,特别是“陈”扣实“陈独秀”相当精准,此谜已达到接近“止于至善”的境界。“止于至善”正是该谜作者的谜号,这也是作者做谜所不断追求的理想吧!

(南通市职工灯谜协会供稿)



## 江海风物

## 门槛上的风情

□孙者木

家家都有大门,过年的时候,人们在门上贴上春联:“一元复始,万象更新。”红红的对联给屋子增添了喜气。人们并不太注意固定大门的门框和门框下的门槛。门槛低到尘埃,却是装点着一户人家脸面的固定物。

旧时,如东乡里人家,大门上都装有两只大门环,门锁挂在门环上,平时虽然锁了门,推一下,门和门槛之间会有一个大大的空隙,猫和狗可随意出入。若是来了陌生人,狗边叫边退,来到门边,从门槛的空隙处钻进屋子里去,寻求保护。

门缝与门槛的空隙有个好处,就是大人出门的时候,忘了带钥匙,门打不开,孩子就从门槛空隙间爬进去。当然,那是在孩子四五岁以前的事,大了就无法来去自如了。傍晚,孩子放学回家,门锁着,他们把书包放在门槛里边,提上篮子出去采猪草羊草,门槛又成了收纳处。

我家的门槛曾是孩子们玩跷板的好地方。我家孩子多,邻里的小伙伴们都爱到我家来,他们把长板凳翻过来,板凳脚朝上,板凳两头一头坐着一个小孩,用手抓住板凳脚,快乐就在门槛上起伏着,蹦跃着……大人看到那热闹的场面,总是笑着跟母亲说:“你家好热闹,孩子都来帮你家看家护院呢。”母亲笑笑:“我家有个好门槛,旺家,引来了招财童子。”

夏天里,邻居都喜欢到我家来,因为我家有一个院子,屋后还有一片竹林,既适合大人们乘凉,又适合小孩子玩耍。跨过门槛,邻里间就成了其乐融融的一大家子。邻居们到来,最多带一把蒲扇,凳子不够坐了,就坐在门槛上,人们给门槛取了个好听的名字——“千年凳”。

那时的农村,人们白天多不关门,既方便自己张望外面的世界,也敞开门欢迎亲朋登门造访。因此,门槛仅起到一个屋里屋外的分界作用,成为衡量一个人是不是小人和懂不懂礼貌的砝码。农村有句俗语:门槛挡得住君子,拦不住小人。

农村的孩子大多有过坐在门槛上等父母亲回家的经历。那时候,农村没有通电,天黑了,屋子里黑漆漆一片,大人还没有收工,小孩子不敢进屋,又不敢离开家,就坐在门槛上,等着大人回来。

平时,如果跟小伙伴闹矛盾了,孩子会坐在自家门槛上与小伙伴斗嘴,门槛就成了他们可攻可守的“阵地”。大人说孩子的“仇”是最经不起时间考验的,要不了两小时,就又跨过了对方的门槛。

门槛成了农家待人接物的热情,天天在那里恭候着。在古代,门槛的用料是有讲究的,它必须取自房子主梁的同一棵树,意味着门槛与房正梁具有相同的保家护院的功效和职责。在如东乡间,门槛还有镇宅作用,它如同一道墙壁,将邪恶与鬼怪阻于门外,从而守护一家人的安宁与幸福。

在如东乡下,有一条老规矩,就是任何时候脚都不能踩在门槛上,因为人的脚到处走,难免会踩上污秽的东西,踩了门槛,就会降低门槛的镇宅功能。还有,立夏这一天小孩子不得坐门槛,这天坐了门槛,会疳夏。

现在,住宅的门槛越来越低,也越来越高档了,有的变成金属的,也有的干脆不用。一个个农家小院,变成了一栋栋小楼,户与户之间很少串门。而走进城市,更是连对面的邻居也不相认,一进屋就关上门,只有自家的几个人和电视、电脑、手机为伴,很少跨越别人家的“门槛”。

门槛,这个曾经带给我们童年多少乐趣的风物,已经渐行渐远,但每想起它,心里仍会生出阵阵暖意。



## 丝路花语

幼年时的曹永昌,天生好动、聪敏精灵,又生得白白胖胖,像个无锡惠山福娃。但是天有不测风云,五岁那年,永昌得了一场天花,差点送命,后来命虽保住了,但卸落了个浑身疮疤、满脸麻斑,福娃一下子变成丑娃,曹家顿时凉透了心,遂放弃对他的管束。永昌成了野孩子,七八岁时便和一帮顽皮孩童混在一起,打架斗殴、寻衅滋事,小小年纪变得蛮横凶悍,刁钻无赖,沾染了一身恶习,一脸麻斑,逞强斗勇,大人小孩都绕着他走。

曹永昌祖父与叔叔常往来于泰州、通州两地之间做生意,叔叔在泰州开有分号,父亲曹应登时常给予帮衬,遂把曹永昌带在身边见习,拓展永昌的视野。后来,他父亲把家搬到泰州南门外曹家湾,永昌随父落户,这才有了吴伟业和黄宗羲称其乃“扬之泰州人”之说。

当时,泰州在社会文明与经济发展上相对优于通州,从落后的地方迁到发达的地方,对于正在长身体、形成人生观的十几岁的孩子来说,应当是幸事,可曹永昌并没有因此而变成乖孩子,依然顽劣如故,滋事生非。

该来的总会来。明万历二十九年(1601),15岁的曹永昌在泰州被官府通缉,畏罪潜逃。要说曹永昌犯了什么大事,倒也未必,有说是将人致残致死,或者跟盗抢有关,这些说法都未见记载,比较靠谱的

事实是,泰州新上任一位叫李三才的州官,新官上任三把火,李三才锐意整顿治安,开展严打,缉捕恶棍,恰巧曹永昌在地方上颇有恶名,李三才手下就拿曹永昌开刀,曹永昌闻讯溜之大吉。这段史实《泰州志》有记录:

柳敬亭者,名逢春,本姓曹,住曹家庄。年十五,犷悍无赖。李三才开府泰州,辖地方恶人,有司以逢春应,乃走。

《泰州志》把曹永昌列为“地方恶人”一类,属于李三才打击对象,不得已,曹永昌脚底抹油,溜之大吉。泰州是待不下去了,通州余西也不能回,只有隐姓埋名,远走他乡,风餐露宿,乞讨为生。边讨饭边行走,走着走着,不知不觉走到了盱眙。

盱眙离泰州300多里,是古泗州城所在地,明太祖朱元璋的出生地,地处交通津渡,商旅络绎不绝。曹永昌心想,我一个小孩家家,混在人群里不显山不露水,应该好断混。于是,盱眙成为他人生漂泊的第一个驿站。

盱眙街市上,多了一个蓬头垢面、破衣烂衫、满脸麻坑的小叫花子,龌龊丑陋的样子,连流浪狗都不敢靠近。手里捧着讨饭碗,腋下挟着打狗棍,没纽扣的破袄,用一根草绳系在腰上,趿拉着没有后跟的草鞋,在雪地里蹒跚着挨家挨户乞讨。他白天沿街讨饭,肚子里有了食了,就拣人多的地方看热闹,到竹厂大街听书。到了夜晚,找个

草垛,扒拉扒拉往里一钻,权当是寝宫。这种风餐露宿之状,不堪描摹。

这次备尝艰辛的逃亡,人不人鬼不鬼地东躲西藏,反倒让他有时间反思自己。所谓不吃苦中苦,难为人上人,经受了这次人生的磨难,他一下子长大了,懂事了許多。蜷缩在破檐下,草堆里,冻得睡不着,看着满天星斗他眨眼,总觉得是在嘲讽他荒唐的人生,他对自己过去非常懊悔,立誓改过自新,痛改前非,重新做人。

看得出,他家庭的状况多半不太好,即便不犯事逃亡,也很难踏踏实实掌握一点生活技能,逃亡之后,更是寻不着适合的营生。所幸他出逃时携带了一本野史小说,闲暇时捧着活本小说消磨时间,后来在竹厂大街听书听多了,曹永昌忽灵机一动:何不摆滩说书,比乞讨强上许多。

于是,盱眙市多了一个说书人。他肚子里虽然墨水不多,但说话诙谐打趣,活脱俏皮,勤快嘴甜,讨人喜欢,听书人都叫他“小麻子”。

渐渐地,小麻子说书名声大了,慢慢把场子摆到通州、如皋、扬州一带,然而,还是不敢示以真名,一旦有人请教大名,总是支支吾吾,闪烁其词。那一日,他渡江南下,在江边一棵柳树下午睡,醒来后目睹柳树冠看了半天,忽然跳将起来,两手拍打着树干,流着泪大笑道:“有了,有了,我有名字了,从今往后,我姓柳,叫柳敬亭!”弄得身